



为了自己的将来,孙伯勋学习了钢琴调律,现在他三个小时就能调完一架,已经达到普通钢琴调律师的水平。



孙伯勋摸索出一套找旋轴调音的方法。



老师有时要拿着孙伯勋的手一个音一个音地教。



课余时间,孙伯勋也在校园摇滚一下。

微光里的旋律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中

济南大剧院,一曲《二泉映月》的钢琴曲,让现场观众如醉如痴,谁也不会想到,演奏者是一名视障大学生。他叫孙伯勋,正在山大艺术学院就读。

孙伯勋老家在河北保定,出生于1994年。因眼睛先天性发育不良,视力只有0.02,被评定为二级盲。但家人让伯勋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直到大学都接受了正常的学校教育。

在伯勋的教育和音乐启蒙上,爷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伯勋5岁时,爷爷给他买了一架电子琴,伯勋没事胡乱弹,当时正在播放《西游记》,伯勋自己弹出了“白龙马蹄朝西”。爷爷感到很惊喜,就和家人商量让伯勋学琴。他的第一位老师很有经验,有意识地培养他耳朵对音的识别能力,让他可以听出音乐中的每一个音。后来才知道这叫视唱练耳,现在他也在钻研这个学科。

在初中,伯勋有一次右手无名指受伤,因为练琴而没有得到休息,手指骨折不能活动。手术后经过一年的恢复,他克服手指的疼痛和困难又开始了钢琴学习,但直到现在,他这个手指弯曲时仍和其他手指不一样。

高考时,伯勋以联考第七名的成绩结束了专业课考试,回到学校,只有一百多天复习文化课的时间,而他摸底考试离上一年的分数线还差一百多分。他就把自己关在屋内,在墙上写下“高考必胜”以激励自己。最终他以山在河北招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大艺术学院。

在专业课方面,认谱对他来说最困难。别人看着谱子就能弹,而他却要一小节一小节地对,并要背过。为此,老师袁伟和他一起把谱子放入平板电脑,再放大让伯勋对谱。

在济南大剧院演出结束后,一位女盲童的父亲找到他,问孩子学音乐以后能干啥?的确,生活有时是无情的,特别是对他们这样的残障人。为了自己的将来,伯勋通过老师介绍,认识了钢琴调律师高迎,开始跟他学调律。调律分调音、机键整理、调音色三个层次,调音对从小靠听音学琴的伯勋来说是小菜一碟,可钢琴88个键,200多根弦,后两层对只能靠手摸索的他实在是困难重重,但经过顽强的学习,现在他3个小时就能调一架钢琴,与普通的调律师没有差别。

对于未来的选择,伯勋说,路要一步一步走,勇于面对任何困难,做最好的自己。



把手机放在眼上,孙伯勋才能勉强看清手机上的字。



学习功课时,孙伯勋都要用放大镜帮忙。